

作家老村：只要你一张口，知道出自同一片乡土，自然便有了互信

■季风/文字整理 老村/供图



主持人：季风（阳光报《非常对话》栏目主编）
对话嘉宾：老村（当代作家、画家）

嘉宾简介

老村，原名蔡通海，陕西渭北澄城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以创作乡土小说而崛起于当代文坛。其代表作《骚土》被批评家称赞为经典的长篇小说，并称其为“当代最了解中国农村的作家之一”。



作家老村

编者按

作家老村，孤独地行走在中国文坛之外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。陕西人，却长期在北京生活。写作方式有别于陕西的路遥、陈忠实等人，但和那几位作家在创作态度上，几乎一样的认真，也做出了有独特性的艺术探索。文学的发展，更需要作家有一定的超前性，打破体制内造成的思想上的局限，并达到在艺术上不懈追求的效果，才能使得文学作品产生更大的艺术震撼力。

老村的父亲，是渭北小镇上的一名木匠。平日担着工具游走在乡村。为周围起屋盖房，为嫁女娶亲的人家打造家具。他用自己的精湛的手艺，换得养活一家人生活的收入。老村似乎也受到父亲的遗传，不过他是用写作和画笔寄托梦想。渭北高原的现实与历史，也确实既厚重又生动，需要最了解的人讲述被尘封掩埋的故事。幸运之神选定了老村，让他担任民间歌手的角色。

老村当过农民、战士、编导等，走南闯北的生活，有幸运与不幸，却是艺术苦难哺育的大成。作家高建群先生说，吮吮苦难的乳汁，勇敢地长成巨人。正是赞扬类似老村先生这样一直保持民间思想立场的写作者。

他几十年在外旅居，却始终对黄土地感情深厚，对造访的家乡人热情款待。在他看来，不管相识不相识，只要你一张口，知道出自同一片乡土，自然便有了互信。他说，这就是陕西人特有的一种情愫，也是咱这片土地上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暖。

季风：老村先生好！幸会，今日有缘相见。也是一元复始，让此次会面意义非凡。您作为专心描写陕西农村的小说作家，却阴差阳错地和陕西文学界甚少交集，状态也似乎孤身成谜，被陕西读者们不甚了解。能否为陕西的读者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？

老村：谢谢谢谢，谢谢季风。谢谢您的安排，使我有了一次通过文字来与陕西的读者们交流的机会。不过坦率地说，您说的文学，时下对我来说似乎有些陌生了。真的，我50岁写了《黑豚》之后，便转到绘画上了。但今天能与您聊聊文学，仍是很高兴的事。

我原名蔡通海，老村是我的笔名。1956年生人。籍贯是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。近年来，考古界在刘家洼发现的古芮国墓群，使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在一夜之间声闻全国。

这其实就是一个坐落在黄龙山脚下的普通小镇，地处陕北黄龙山脉与关中平原交界的半平原半山沟的地方。长宁河从黄龙山里流出来，围绕着小镇，孕育出了一片有别于黄土台原地貌的小环境。心思敏感的我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长大。父亲以前在当地是颇有名气的雕花木匠。8岁时，我便跟随他描画棺材上的图样。

我最早的理想是当一名画家，但贫困的家境限制了我。年少的时候，我只得用大量的时间去读书，搜索读遍了方圆数十里几乎所有印在纸上的东西，这也使得我当作家的想法逐渐形成。也是为了解决没书读的苦恼，我19岁时去青海当兵，后转业到当地电视台。在那期间，我与发配于此的知识分子、文人成了朋友。诸如沈从文、卞之琳的师弟高庆琪、李国文的文友赵翼向、诗人昌耀、小说家风马等。也是受这些“流放”文人的影响，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，也奠定了我作品的底色。之后，我又随着北京知青的妻子定居京城。到北京后，我也随即辞职，开始了写作生活。

季风：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以独

特魅力的乡土文学作品崛起于当代文坛，代表作长篇小说《骚土》更是影响深远。后来出版的《嫁人》《妖精》《撒谎》《冷秋》《霸王》《黑豚》等作品也影响不错，评论界称您为“当代最了解农村的作家之一”。

老村：我的写作，其实一直是很个人化的。稍稍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没有加入任何作协组织，就连普通会员都不是，更不是当下严格意义上的作家，所以甚少参加文学活动。几年前，我回到陕西，在自己家乡澄城县刘家洼附近的河边盖了间简陋的画室，继续我在绘画上的努力。

上次我来西安参加朋友的作品研讨会时，遇见了陕西作协副主席、诗人阎安先生。阎先生一派古风，邀我去作协院子，和大家认识认识。那天，我是坐朋友的车来西安的，会议结束后又必须随车回澄县，无法接受他的邀请。不过，认识诗人阎安并受到邀请，还是让我非常感动的。作为一名陕西籍的写作者，在外漂泊多年，很能够体会到这种温暖。

季风：您的父辈逃难到渭北，您也在这里看作是故乡，和陕西最为亲近。网上看到您的《老村语录》，让人越琢磨越觉深透。比如，“我视之亲情友情为世间至珍”“故乡是我的，永远是”等感悟，道出了您作为赤子对这片热土的眷恋。

老村：我哪儿作过《老村语录》啊，不知是哪个网上写手整理了我的片言只语。事实上，许多年前，我曾经到过陕西作协一次。那次是我回家探亲，路过西安，特意去拜访陈忠实。与老陈初识是在京城。那次是在批评家白烨先生的安排下，三人一起吃了一个饭。老陈朴实豪爽，目光炯炯。少时在家乡农村，街面上常碰到这样的人物。身上有泥土味，但头脑厉害，敢作敢为，一看就是干大事的牛人，他写出《白鹿原》这样的大作品，一点也不意外。他写的《蓝袍先生》，看似是写旧时代的绅士，实际上也是在写灵魂里的自己。

那次我到陕西作协的老院里，见到了老陈。中午，老陈居然叫来一桌子十几位

陕西籍作家一起吃饭，搞得我一时有些手足无措。老陈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，让我真不知该如何感激他。不过，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，陕西作为文学大省的原因。是我们的作家，不管相识不相识，只要你一张口，知道出自同一片乡土，自然便有了互信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们陕西人特有的一种情愫，也是咱这片土地上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暖。

季风：现代刷屏的手机时代，让文学阅读式微，但还是有很多人坚持静心读书、认真思考。您觉得您的写作和您的性格有什么关系？

老村：我的写作，其实也是很个人化的东西，和当下的文学圈关系不大。这大概也是我的性格使然。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，我似乎就不大愿意被别人编排。记得我上小学时，走入校门上的第一堂课，老师要学生一起向黑板鞠躬，我反应慢了，没跟上，于是老师把我单独叫出来，要我单独再鞠躬。我拒绝了。老师很生气，推了我一把。我转身出了教室，哭着回到了家。我爹以为老师打了我，带我到学校找了校长，于是我又重新坐回教室里。这件事，也像我写作命运的象征一样，不怎么合群，也没人把我带进当下时代的这个文学圈里。还有就是我读书时，也是这样，没按照寻常安排和次序去学习，一直是一个人在独自进行摸索。我觉得，要做出高级或超越的东西，是不能循规蹈矩的。

季风：作家似乎很需要博学，杂七杂八的大小学问都要懂得，您如何看待平时的学习和作家写作这两者之间的联系？

老村：几日前，和朋友聊起来。我说我时常感到自己没什么学问，你问我历史上哪个皇帝咋样，我可以是一问三不知。我是靠自己的悟性和对现实的敏感去阅读和写作的。人类的知识浩如烟海，各式作品也千奇百怪。我对求学问的学习方式是：我只选择对自己胃口的知识。小时候和小学同学们进行比较，我就知道自己不怎么聪明。我倚仗的似乎只是自己的那点悟性、自己

那点天资的理解力。特别是稍大一些，才知道自己要学的是什么。在青海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时，我也是没认真听过几节课，也不怎么看课本。上课打瞌睡。但是这个学校很特别，在教学楼阴暗的一层布满尘埃的书架上，居然有数千册的文学书籍。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几百本外国文学名著，尤为珍奇。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、果戈里的《死魂灵》、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、肖洛赫夫《静静的顿河》等经典作品，我就是在这里看到的。

至今，我仍怀念那一段美好的时光，那清冷的藏书室里，窗外头的树叶一片片地在春天长出来，过了高原短暂的夏季，然后一片片地在秋季飘落。我精神百倍地在里头消磨时光。回想我当时走出了家乡，简单说，就是为了这个，为了有书读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真可谓是文学的黄金时期。一本本地去阅读经典，内心的感触也异常深刻。我个人也以此为标杆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梦想。

季风：您后来移情丹青，艺术评论家评说您是“笔墨老辣、气韵生动，视之为当今真正为中国画再继文人传统和赓续文脉精神的文人画家”。似乎拿起了画笔，也让小说写少了，是衰年日渐体力不够，还是出于别的缘故？

老村：在我50岁那年，写完长篇小说《黑豚》之后，基本上就不怎么写作了，转向了绘画。雅致一点的说法，叫“移丹青”。说起来也是，这些年，特别是咱陕西，有许多作家因生存的缘故，都转向了绘画和书法。见此情形，也让我时亦惭愧，觉得自己似乎也未能免俗。不过在我，却也是真的喜欢画画啊。

写作对自己，尤其以才分论，我感觉《骚土》已摸到自己的天花板了，再死缠烂打下去，似乎没必要了。更何况我的画，一上手就受到许多朋友喜欢。这也鼓励了我。再说，京城里高人名师甚多，也促使我很快进入了状态。我认识程大利和吴悦石二位先生，他们是当代书画圈公认的大家。以二



作家老村的书房

位先生的地位，我虽没有进行拜师仪式，他们却一直是我心定的师尊。二位先生无论是绘画还是做人，都是我追慕的榜样。于是，读他们的画，看他们的文章，偶尔去他们的画室求教探讨，也成了我绘画的日常。就这样，亦步亦趋地，我也跟随着这么多年。我的父亲是木匠，让我知道学艺很难，更何况，绘画是一门纯艺术，而不是简单的技艺，没有诚恳的态度和认真的精神，是很难进入到堂奥的。

许多年前，程先生还来过秦岭写生，我扛着小桌子从山脚走到了山顶。那年我也是60岁的人了，但为了学到自己喜欢的绘画技艺，即便再累，内心还是快乐的。

季风：您现在在老家澄城造屋居住，似乎有远离尘嚣、遗世独立的意思，有朋友说这是陶潜意境、“民国范儿”。您怎么看待朋友对自己的这个评价？

老村：2019年的清明节，我回家乡祭拜父母，住在村里。后来疫情起来，我就被隔绝在家乡的村庄里，回不了京城。然而在这期间，却深感身处于郊野荒村的自由。可以四下串门，不用戴口罩，也没有白大褂医生进进出出检查的恐怖和麻烦。那时的我料想，未来繁华的大城市大概也不会比宁静

的乡村生活好到哪里去，于是断然下了决心，在朋友的鼓动和帮助下，选在儿时经常玩耍的小河边，盖了一间画室。

至此，我是彻彻底底地又回到了陕西老家，把自己将来有关写作和绘画的想法，和这片土地又连接了起来。当初我写小说的时候，除了内在的冲动之外，还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这个时代有些作家的写作语言不够纯正地道、不够尽善尽美。如今我投身绘画，除了自己的兴趣外，也是因为有一种看法，即我们居住的黄土地上的这片浑厚壮丽的山河，也被当下的画家们描绘得不尽完美。这也是我今后要努力的方向。



作家老村(左)与朋友